

書法著述足以傳世

而且敬之教授不僅對其師長上官致其崇敬忠忱而已，其對平輩友朋，以及後生晚輩，亦莫不出之一片真誠懇摯的內心情感。人有一善，都為之稱揚不遺餘力。人有所不逮者，則諄諄勸勉，期其上進。例如他在一篇「示如皋師範學校留級生書」中，對留級學生殷殷加以慰藉鼓勵。於此益見得敬之教授的厚道待人之一斑，亦即其對先

聖忠恕之道，有最深切的體認和力行不輟，才能如此的。

敬之教授畢生治學不厭，教人不倦，所撰作的著述很多。就我曾見過的，有「觀魚廬稿」上下兩冊，「南溟雜稿」六冊，「秦關鴻雪」一冊等，其所為文，莫不關乎人心世道，都是可存之作。再者，我於讀他的「秦關鴻雪」時，見其「登華山記裏」，竟把華山上的每一勝處都會記述

不遺，并各有題詠。可知他對每事都必小心記取，鉅細不遺的刻苦治學治事精神。他在遊覽西安碑林的文內，也於無數的碑石中，尋出他故鄉如泉的孫文恭公應龍（明萬曆間工部尚書）的碑刻，予以題記。足見其對故鄉掌故之注意。像這些雖屬小事，但倘非為學不倦的人，如此鏗而不舍的工作是不易辦到的。誠堪作為後學者奉為楷模的榜樣。

國父與宋氏夫人

袁定亞

讀中外雜誌一五四期楊兆青「蔣碧微生死戀」文中「宋孫之情往事回憶」一段記述宋慶齡愛上國父孫先生的故事，真實而感人，筆者早年從幾位前輩口中得知孫先生與宋慶齡議婚嫁時，胡漢民、朱執信曾極力反對，茲將經過情形略述如後，以供讀者考正。

已侷儻如老年婦人。此時，國父與宋慶齡的愛苗，已經逐漸滋長，達到成熟。宋慶齡是美國留學生，大學畢業，自然不願為人妾侍，要求國父與原配辦妥離婚手續，方肯下嫁。國父遂宣佈與盧氏夫人離婚。

我與盧氏夫人離婚，是雙方同意，絕無絲毫勉強，請你兩位問她。」

胡漢民問盧氏夫人：「是否夫人願與先生離婚？」盧氏夫人說：「是的」。胡漢民問：「何故？」盧氏夫人說：「先生謂他必要達到滿足的戀愛，方能鼓起勇氣，繼續致力於革命，否則凡事不感興趣，便影響於革命事業的進展，我為促成先生革命成功起見，故答允離婚，是雙方同意的，絕無勉強，此事不特我贊成，希望胡先生朱先生亦能玉成其美。」

民國元年，國父交卸臨時大總統職務後，返粵巡視，有一女祕書宋謁齡隨行，國父不論到何處宴會，她必伴隨左右，宋謁齡女士後來在日本下嫁孔祥熙，便介紹其妹慶齡，繼任為國父的私人祕書。

胡漢民朱執信二人當時在國父左右，極為國父所禮重，他們二人的主張常足以左右國父的決定。胡朱是飽讀線裝書之人，平日標榜人倫道德，大不以國父離婚為然極力反對，其理由謂：國父既為革命黨領袖，最終目的，是要治國平天下，先決條件，尤須注重誠意正心修身，以齊其家，家不能齊，何以治國？盧氏夫人並無失德，生有子女，若無故休妻，何可以為萬民之表率。堅持反對甚力。當時胡朱兩人，並將鋪蓋衣物收拾好，聲言若果先生實行離婚，胡朱馬上離開，不再合作，態度十分堅決。

國父隨即繼續發言：「我們是革命同志，共患難，我無你兩位幫助，是不行的，你兩位無了我，亦不行的。你們反對我離婚，是恐我對原配不住而已，此事是她同意，王道不外乎人情，人情所許可，便無妨礙。」

民國二年，癸丑二次革命失敗，國父亡命日本，國父原配盧氏夫人隨後亦由澳門到東京。胡漢民朱執信二人，則常川在國父左右，策劃繼續革命。宋慶齡亦以私人祕書資格隨同到日本。

國父見此情形，遂入內與盧氏夫人磋商辦法，商妥後乃復出，召胡朱二人鄭重的說：「

胡漢民、朱執信見此情形，無可反對，遂無異議。國父遂與宋慶齡宣告結婚。

民國三年，國父已屆五十年之年，但身軀雄偉，精力充沛，可是盧氏夫人年屆半百，體型

法，商妥後乃復出，召胡朱二人鄭重的說：「